

## 严谨的好习惯

张良理解能力较强,所以学数理化不困难,只用一点时间就够了,每次测验的成绩几乎都是优等,但是很难全对。我们与任课老师见面时,老师也说张良的理解力很好,只是做作业不是很认真,犯一些粗心大意的错误。

张良也认为养成严谨的好习惯很重要,但是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做作业。他只用一点时间可以拿八十分以上,得优等;他要用两倍的时间才可以拿九十分以上,也是优等;他要用三倍的时间才可以拿九十五分以上,仍然是优等。所以他认为用一点时间,拿八十分得优等最有效,他愿意用其余的时间干其他的事情,特别是学一些有关计算机的技能和看其他的书。原则上我们同意他的做法,但是我们知道,考试成绩会影响升学,特别是像剑桥这样的一流大学。为慎重起见,我们宁愿他少学一点其他知识,把考试成绩提高一点。

每学年,家长有一次与任课老师见面的机会,然而不同的任课老师对张良的反映大不一样。特别让我们意外的是,教他数理化的老师对他都有意见。每个任课老师用两个成绩评价一个学生的学习,一个是能力——就是考试成绩,另一个是努力的程度。数理化的老师给他的考试成绩都很好,都是A,但是努力程度的成绩都不很好,经常是B,甚至是C。他们认为张良的学习没有问题,但是上课的纪律不好,与周围的同学说话,努力的程度不够。

张良上课与周围的同学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后,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说话是一个老问题了,在小学上科学课时,他就总是说话。上物理、化学和生物课要做实验,学生围着桌子坐,很容易互相说话。上课时,如果老师只讲他懂的内容,他就很难安安静静地听。为这件事,我们给张良谈过很多次,要他上数理化课时不要讲话,但时间长了,他觉得上课没有意思,上课讲话是难免的。所以每次开家长会见数理化的任课老师时,我们都觉得难堪。

张良九年级时,情况有些变化。宋顿中学调来一位新的数学老师,罗素先生(Mr Russell),教数学快班。罗素先生很年轻,从大学毕业不久,工作热情,精力充沛。罗素先生教张良数学课不久,发现他教的内容张良都懂,就约见了我们,商量张良的学习问题。那次我因有事没有去,所以没有见到他。他告诉我太太,张良已经懂了他教的内容,他准备给张良单独授课,教他更多的内容。他认为,让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学已经懂的东西是不公平的,是浪费学生的时间。他准备加快张良数学课的进度,让他提前两年考GCSE数学文凭。张良当时十三岁,十四岁时要考第三阶段的统考,要十六岁才考GCSE文凭。罗素先生计划让张良在十四岁考第三阶段课程时,同时考GCSE的数学文凭。

当时我太太有点犹豫,她本人也是学理工科的,根据她的经验,认为学数学需要做大量的习题巩固概念。然而,罗素先生认为,并不是每个学生都需要做大量的习题,他认为张良就不需要做大量的习题。罗素先生说,张良只要会做题,他就懂概念了,再做大量的习题没有必要。

十四岁第三阶段的统考时,张良除了参加该统考,同时提前两年参加了GCSE的数学文凭考试。第三阶段的统考,张良的英语是六级,科学和数学都是八级。六级是平均成绩,八级是非常突出的成绩。他的GCSE的数学文凭考试成绩是A\*,也是最高等级。我们对张良的英文成绩比较失望,他的英文仍然是平均成绩。

## 战犯大集中

1956年1月,北京战犯管理处宣布全国国民党战犯大集中。在这前后,来自沈阳、济南、抚顺、昆明、重庆、西安、武汉、天津、保定等地的二百多名国民党高级军官陆续进入功德林的大门。

他们当中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牟中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庞镜塘、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

从功德林的各项胡同里,也相继走出杜聿明、黄维、宋希濂、梁培瑛、董益三、康泽、陈长捷、林伟俦、沈蕴存、文强、杨伯涛、宋瑞珂、覃道善、邱行湘等人。

这是大陆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一次大团圆——每个人都按捺不住重逢的激动。然而,这毕竟不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师——每个人都维护着难言的情绪。管理处规定见面时不能说话。

王耀武看见文强时,审视文强的眼睛睁得溜圆。——这几乎是一个笑话。

王耀武和文强同在山东解放军军官教导团时,王耀武结识了一个自称是满洲国外交大臣张燕卿的“战犯”,此人会测字算命,王耀武钦佩不已。某日,王耀武在文强面前百般推崇他那位新交,愿意为文强介绍与此人一识。翌日,王耀武把文强带到操场角落,那人慢慢走到文强跟前,观了一番气色,然后命令文强朝东走十步。文强十步走完,还来不及掉头,那人已飞奔上前,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双手抱拳道:“将军驛马已动,红运当头,不出十日,必有喜讯,可贺可贺。”果不其然,文强在第八天头上离开山东。王耀武不知文强解押北京,满以为提前获释,于是对那人愈发五体投地,以活神仙尊之。其实那人真名叫谢介石,原是徐州的江湖术士,瞰住共产党优待战犯的空子,自称漏网之鱼,亲来自首报到,图几口三餐菜一汤。王耀武既不知文强获释是假,也不知谢介石骗人是真,所以七年之后又与文强在

监狱中相逢,他只有目瞪口呆了。

以下是在私下的场合下见面的两种情形。

范汉杰刚走进厕所,文强便尾随进去。眼见四下无人,文强低声道:“你的林氏夫人(范汉杰的妻子是林则徐的孙女)从锦州逃出来啦!”范汉杰自锦州战役被俘后,这还是第一次听到他妻子的消息。他口里虽然连说“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但是眼睛死死盯住文强不放。文强继续道:“林氏夫人在道上碰上一个农民,她给了他金子,农民用毛驴把她送到葫芦岛林伟俦那里(林伟俦曾于1948年9月率62军增援葫芦岛,12月回到天津),林伟俦又把她送到北平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了她十万块钱,她就回福建去了。”范汉杰连连点头,同时又连连摇头:“不要说话,不要说话。”

真正没有说话的情形还是有的。

方靖在澡堂里洗澡,眼见澡堂里众人相继离去,最后还剩下一个人,在他背后走来走去。他回首看时,是邱行湘。邱行湘曾是他的直属部下,又是江苏人,交情甚深。现在澡堂里虽然只有他们二人,但方靖不便启口,邱行湘也不便说话,于是二人越坐越近,最后几乎是背贴背,各洗各。打破沉闷的是邱行湘,他没有用口,他用手——他扭转身去,用手替方靖擦背。擦完之后,照坐如初。然后方靖也扭转身来,用手替邱行湘擦背。擦完之后,依旧相背而坐。就这样,他们合坐二十分钟,谁也没讲一句话。以致而后邱行湘给方靖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你。管理处规定的东西,我不能不遵守。”

## 挖墙脚

老宋在许半夏的陪同下到宾馆登记入住休息,赵垒去公司打个转后也回家休息,只有许半夏没有休息,一下午全搭在开发区,找朋友、找熟人,四点多的时候就把老宋公司在开发区注册的手续全部办完。厚厚一叠的硬皮小本和三个镜框,还有一袋各色图章,要是换成别人,还不知要花上几天。

不过许半夏没有回家休息,知道她回来的冯遇打了两个电话叫她过去。冯太太看见她,笑嘻嘻地道:“你倒是猜猜,我叫你来是为什么?”

许半夏笑道:“什么好事情?”冯太太说:“老总带冯遇兜起风来弄不好就兜到什么洗浴中心去了,我好奇跟去看,没想到这回他倒是正经得很,去了火车站那边的物资市场。是个小公司,占了一间办公室……”

许半夏笑道:“看见什么了?是不是出纳员和办事员都是美女?”

冯遇与他太太相视一笑,道:“里面真有两个女人,不过其中一个我认识,是阿郭的老婆,另一个女人经老总介绍,才知道是阿郭的小姨子。”

“难道说郭启东不止有一家专门为老总做平头的工场,还有一家贸易公司专门挖老总的墙脚?怎么挖的?”

冯遇笑嘻嘻地从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抽出一份包装精美的文件夹,交给许半夏,道:“你自己看看。”

许半夏翻开文件夹,见里面是一份审计报告,说是老总公司财务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比如废品率的问题。许半夏粗略看了一下,便翻过去,后面的附件是一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张一张的问题发票复印件。这些增值税发票都只开给一家公司,地址栏上面写的是刚刚说起的物资市场。几乎每张发票的产品名称前面都有一个“废”字,废带、废接头、废扣等。许半夏一看就明白,郭启东以好充次,低价把公司的正品以废品的价格卖给老婆小姨子的公司,然后她们再拿正品价格卖出去,这一进一出,可谓暴利。许半夏道:“太明目张胆了点,郭启东应该知道老总迟早会查出来。”

冯遇狡黠地一笑,“阿郭这叫有恃无恐。裘总的公司新厂房在造,新设备在安装,公司几乎所有重要人手都是阿郭的人。小许,谁狠谁出头啊。”

第二天,许半夏锻炼完毕,生龙活虎地赶到老宋住的宾馆。许半夏笑道:“我已经把人民银行的许可证办过来了,但是到开户行的印鉴留底和购买票据还是得你自己去,我把这两个没碰过印泥的法人代表章和财务章交给你,我们等下过去。”

老宋是个做业务很多,经常接触银行的人,闻言很知道许半夏的用心。银行的印鉴是可以从账户上随便划钱的凭据,许半夏特意不办这事,而且不让印章带上印泥,就是表明她置身事外,不愿在最敏感的钱财问题上与老宋打马虎眼。“小许,你考虑得真是周到,不过其实你办了也没问题,账户上面又没有得客气一下。”

许半夏笑道:“我这不是不想帮你掏开户的一百块钱吗?呵呵。”

老宋也笑,当然知道许半夏是开玩笑。验资与工商税务登记都需要钱,老宋要给她,许半夏早就明确表态不肯收。刚才看了看,那些收款单据都由一个信封装着,与那些证件夹在一起,老宋心知肚明,这些收款单据他回单位报销后就是真金白银,许半夏其实是送钱给他。回头要去单位帮许半夏解决俄罗斯废钢进口的资金问题,许半夏这么做算是知情识趣,倒是个以后可以继续交往的人。不过现在老宋就当没看见,虽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但放上桌面讲的话,还是比较没意思的。

## 存折

成成的骨灰,洒进了长江。樊松子和老宋租了条渔船,划到江心,两人一把一把将骨灰洒入江流。

一个月后,樊松子的车卖出去了。从第一批的土出现在这座城市,开始做的姐,樊松子开了十四年车。四年前换车时,她挑了全市唯一一台黑色富豪。在满街不是红、就是绿的的土中间,也算一道独特的风景。平时保护得仔细,现在车还新着,可因为卖得急,最后连牌照一起,19万就甩出去了。樊松子不在意这价格,她急着卖车,是想卖掉与之有关的成成的记忆。

每年成成放寒暑假,成成都为她送晚饭,然后坐在副驾驶座上给她押车。樊松子没将车租给别人,自己从早跑到黑。说是每晚十点收工,可有时客人刚下又上了客,想收工也没法收。樊松子经常回到家已十二点了。成成押车的话,从不许樊松子拖班。有客人要上车,他会非常礼貌地说:“对不起,您换一辆吧,收工了。”

如今,樊松子有时间做饭了。常常切着香干丁,樊松子的动作慢下来,愣愣地站在那儿,眼圈渐红。她想起来,自己没为成成做过几顿饭。成成喜欢吃香干。给她送的饭,常常配着豆豉炒香干。看着她吃,成成两条眉毛高高耸起来,满脸掩饰不住的得意,问她:“好吃吧?”

成成从小爱车。樊松子手把手教会成成开车。那年成成十五岁,有段时间,母子俩每个周末将车开到郊外偏僻少人的马路上,开来回地练。樊松子有过后悔的念头。车不

## 黑色的蚯蚓



悬疑小说

王芸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的姐樊松子与老宋的婚姻出现危机,儿子成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失去儿子之后,樊松子特别渴望再生一个像成成一样的孩子。新生命终于在她肚子里孕育,樊松子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这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扰乱了她的生活……

是一般的东西,飞驰起来,就是随时可能夺命的刀。

成成参军不到两年,他就如愿以偿握起了方向盘,为一位部队首长开车。转业分到单位,还是开车。简直开不厌,最后连命也搭上了。

让樊松子憋屈的是,成成的命不是送在自己手上,而做了开车瘾正处在爆发期的新手的牺牲品。难道这就是命?以前,成成说过很多次:“妈,车卖了吧,我养活你。”樊松子听了仰头笑:“等你结了婚,我就卖车,安心回家当

婆婆,享清福。”现在,再也当不成婆婆的樊松子整天闲在了家里。

老宋经常回家吃饭了,也不再提离婚的事,对她显得体贴耐心。两人面对面坐着吃饭,都不说话。多半是新闻联播时间,老宋不时地扭过头看看电视,议论一两句。樊松子没话,神情蔫蔫的,闷闷的。老宋说:“你不能总这么闷着,活着的人还得活不是吗?”樊松子还是摇头。

成成的事情办完,她就对大姐、二姐和妈说了,“你们都不要来看我,让我静一静比什么都好。”经历过这事后,樊松子才知道世间所有的安慰都没用。那些痛苦,必须自己嚼碎了,自己咽下去,自己尝够那滋味。就像断成两截的蚯蚓,痛过之后,再活出两倍的生命。

一天晚饭后,老宋递给樊松子一张存折。她打开来一看,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分三次存进了七十三万。樊松子不解地望着老宋,老宋的表情小心翼翼的:“这事是我自己做的主,没和你商量。成成单位上给了三十万,车卖了十九万,赵局长又给了二十四万,算是私了。他虽然没瘫痪,可一条腿不利索了,也算得了报应。我想想,算了,总不能让这事将两家人都给毁了不是?”

樊松子没有说话,将存折合上,放在了茶几上。

有时躺在沙发上,樊松子突然冷笑起来,望着天花板喃喃低语:成成,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吧。你看到了吧,我们不吵架了。你爸也不说离婚了。每天我们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吃饭。为了这个,你连命都肯放弃吗?傻不傻啊你……